



[法] 巴尔扎克◎著

贝姨

LA COUSINE BETTE

南方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贝藏姨 章

[法] 巴尔扎克 著 陈 莲 译

LA COUSINE
BETTE

南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姨/(法)巴尔扎克(Balzac, H. de)著;陈莲译. - 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8

书名原文:La Cousine Bette

ISBN 7-80609-806-2

I. 贝… II. ①巴…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756 号

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03. 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01 室)

责任编辑:赵云鹤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3 年 9 月第 2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306 千字 印数:1-12000

定价:15.50 元

序 言

最初,《贝姨》和《邦斯舅舅》是同时出现在《巴黎生活》琐事的专门章节里的,其名为《穷亲戚》,为巴尔扎克创作生涯中最后一部杰作。这两部名著的构思完成之后,巴尔扎克的创作能力已是灯尽油干了。他只能活三年了,他还要完成《娼妓盛衰记》的最后部分,《知情人》的第二部分,而且还要开始另外几部难以完成的小说,并试图从事剧本的写作,完成好《后母》和《实千家》,但这些著作中没有一部进行广泛地构思,对《穷亲戚》中的两个侧面的紧张生活进行反映。

一八四六年,正是这两部小说一起问世的年代,据贝纳尔·居荣说,这已经是“巴尔扎克的暮年”,他对父子亲情依然充满希望,但由于被焦虑和失望所缠绕,也被十二月突然降临的灾难破灭了,从而引起一场奇妙的惊吓。对写作长篇连载小说,他感到很难适应。为了使一个小说家在书市滞销的情况下,能靠笔杆子维持生活,必须着手写长篇连载小说。他对欧仁·苏、亚历山大·杜马和弗雷德里克·苏利叶等人深孚众望的成功感到恼恨。一八四三年,他在撰写《娼妓盛衰记》这部小说时嚷道:“我要把苏变成纯洁的人。”可是在韩斯卡夫人的怂恿下,他在第二年把《谦虚的米尼翁》刊登在《辩论日报》上。由于他不了解这样一部著作,仅仅通过看几张报纸,是无法引起人们注意的,他的尝试失败了。他在写作《农民》一书失败后,写作《罪恶的教育》(1846年4月7日—29日)获得成功,他东山再起,一举创作《穷亲戚》以推翻长篇连载小说中“杂牌文学”的“假上帝”,并证明他仍然是独一无二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辉煌、更加年轻、更加多产的作家。

最初,《贝姨》大概讲的只是一个女穷亲戚的故事:一方面她遭到家里无端的侮辱,另一方面她对遭受的种种痛苦进行了报复。而《老音乐家》(《邦斯舅舅》的早先称呼)大概讲的是一个男穷亲戚的故事:一方面他遭到无端的侮辱,另一方面他又充满情感。在写

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出,首先想写一个“充满情感”的穷舅舅的故事,但构思是困难的。《贝姨》这个题目是强加给作者的,支使他暂时放弃另一题目并改成《人间喜剧》一部更长的小说了。

为了同连载小说家竞争,他将改变叙述的方法,放弃长时间的准备工作,迅速进入本题,他几乎全部放弃倒叙手法,按年代陈述,节奏有快有慢。他增加人物,让全巴黎众多的名角,通过《人间喜剧》再次露脸。但必须强调指出,戏剧的主要角色艾克托·于洛和他的妻子阿特丽娜·斐希、贝姨、玛奈弗夫妇、斯坦卜克、蒙泰斯等都是新创作的人物,甚至连克勒凡也只在以前见过面。最后一部杰作及其续集将同时并进。

请不要误解,这部小说的情节常常采用黑人小说烘托和高潮迭起的手法,是供观察家和伦理学家加强反映社会、爱情、艺术和艺术创作的作品。

贝姨是一部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为一体的小说,是巴尔扎克争议最少的一部名著,对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那些自然主义者把它视为典范。

罗歇·皮埃罗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39
第四章	56
第五章	75
第六章	96
第七章	114
第八章	134
第九章	158
第十章	179
第十一章	206
第十二章	222
第十三章	245
第十四章	268
第十五章	293
第十六章	322

第一章

一九三八年七月中旬的一天，巴黎大学街上驶过一辆流行的叫做“公爵”的马车，车上坐着一个胖子，中等身材，身着国民自卫军上尉制服。

在巴黎人中间，竟然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自以为军服比便服要体面得多，更认为女人们情趣庸俗，只要看见全副武装和羽毛高耸的军帽，便会受到她们的青睐。

马车上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眉宇之间流露出一派踌躇满志的神气，使他红润的脸色和肥胖的脸庞显得光彩照人。那些退休的小店老板，靠做买卖挣来的财富，给自己头上戴上了光环。单凭这一点，我们便可猜到他是巴黎的得意人物，至少也是本区的前任区长助理之类。所以，你可以相信，在普鲁士人那鼓得高高的胸脯上，荣誉勋章的绶带是决计少不了的。这位佩带勋章的男子，坐在车厢的一角，趾高气扬、左顾右盼；巴黎的行人常常在这种情形下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而那些笑脸却是为他们心目中的漂亮女人准备的。

“公爵”马车到了狩猎街和勃艮第大街的中间，在一座大房子门前停下，那是在带有花园的旧公馆的空地上新起的。旧公馆本身并未改动，依然保持原状，只是庭院缩小了一半。

从上尉下车接受马夫的侍候便可知道，他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有些显而易见的笨重举动，完全成了他本来年龄的真实写照。上尉重新把手套戴在右手上，也不向门房问什么，便径直朝公馆一楼的台阶上走去，神气仿佛是说，“她已是我的人！”巴黎看门人的眼力十分高明，凡是佩带勋饰，身穿自卫军蓝衣服、步履威重的人，他们决不阻拦，因为他们认得出来，那是有钱的人。

于洛·德·艾尔维男爵一家人全都住在一楼。他在共和国政府时代当过后勤司令和军法官，在部队当过军需总监，现任陆军部一个极重要的署的署长，兼任参议官，荣誉勋位是二级勋章获得者，

其他头衔，举不胜举。

于洛男爵改用他的出生地艾尔维作姓氏，以示和他的哥哥有所区别。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将军、前帝国禁卫军上校。一八〇九年战役后，拿破仑册封他为伏之汉伯爵。这位长兄为了照顾弟弟，以父亲那样的深谋远虑，老早就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后来由于他们兄弟两人加倍效力，男爵得到拿破仑应有的赏识。从一八〇七年起，他开始担任驻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

按过门铃，兵团上尉费了好多力气，才把被大肚子牵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摆弄好。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他，赶紧接待，这位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了进去，仆人打开客厅的大门通报道：

“克勒凡先生来了！”

一听到这个名副其实的姓氏，一位身材高挑，头发金黄，保养得很好的贵妇人，像触了电似的忙不迭地站起来，急急忙忙对在旁边刺绣的女儿说：“奥当斯，我的宝贝，你跟贝姨到花园里去吧。”

奥当斯·于洛小姐彬彬有礼地向上尉打过招呼，领着一个老处女，从玻璃门里出去了。那干瘪的老姑娘虽然比男爵夫人小五岁，看上去却苍老得多。

“那是有关你的亲事呢。”贝姨附在外甥女奥当斯耳边说道。男爵夫人打发她们时对她随随便便的态度，她几乎没有放在心上。

这种不拘礼节的待遇，可以从她的衣着上得到解释。

老处女穿一件葡萄色毛料衣衫，无论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复辟时代的款式，一条绣花领围大概值三法郎，一顶系着蓝色缎带结子的草帽，结子周围镶着草辫，和巴黎中央菜市场上的女菜贩戴的一模一样。看到脚上那双做工粗糙的山羊皮鞋，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做主人的亲戚招呼，因为她完全像个打零工的女裁缝。可是老姑娘出去之前，照样对克勒凡先生打一个亲热的招呼，克勒凡先生会心地点点头，说：“你明天会来吧，斐希小姐？”

“没有其他客人吗？”贝姨问。

“除了你，就是我几个孩子。”克勒凡先生回答道。

“那么，”贝姨随后说，“我一定去。”

这位兵团上尉对男爵夫人重新行了一个礼，说道：

“夫人，我来啦，愿听从您的吩咐。”

说话之间他向男爵夫人飞去一个眼波，活像饰演塔尔度夫的内地戏子，在普瓦吉或库丹思一类的城里，以为不这样望一眼艾尔密耳，就显示不出这一角色的意义。

“先生，请那边坐吧，谈正经事还是那儿比客厅好。”于洛夫人一边说一边指着隔壁的一间房子，从房子的布局看，那应当是打牌的房间。

这间屋子与小客厅仅仅隔着一道薄薄的板壁，而小客厅的窗子又对着花园。于洛夫人让克勒凡先生独自呆了一会，因为她觉得小客厅的门窗应当关严，免得有人偷听。她还小心翼翼地关上大客厅的玻璃门，顺便看到女儿和贝姨正坐在花园深处旧亭子里，不禁微微一笑。回来，她敞开棋牌室的门，要是有人进来，就可以听到客厅的开门声。男爵夫人这样一来一往的时候，又没有旁人看见，她的思路完全可以显露在脸上：要是有人看到她，一定会为她的慌乱而吃惊的。但她从客厅的大门走进棋牌室时，脸上立即挂起一道高深莫测的帷幕，那是几乎所有的女人，哪怕是最爽直的女人，都会运用自如的。

她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真有点儿古怪。那时，上尉正在打量小客厅里的家具陈设。本是红色的绸窗帘，给太阳晒成了紫色，褶皱快要磨破，地毯的颜色已经褪尽，家具上的金漆也已剥落个精光，满是污点的花绸面子露出大块的经纬。看到这些，暴发商人呆板的脸上，天真地流露出各种表情，先是鄙夷，再是自满，而后是希望。他对着帝国式的旧座钟上的镜子照了照，把自己上上下下，前前后后，仔细端详一番，忽然传来一阵衣衫沙沙的声音，告诉他男爵夫人来了。于是他立刻摆好姿势。

男爵夫人在一张小双人沙发上坐下，当然这张沙发在三十年前是很漂亮的。她向克勒凡先生指着一张扶手椅，示意请他坐下。扶手椅靠手的末端雕着带翼狮身女怪的头，大片的油漆已经掉落，露出了光溜溜的木头。

“夫人，你这样小心谨慎，倒是像招待一个……”

“招待一个情人是不是？”她截住了上尉的话。

“这样说还不够味，”他把右手放在心口，转动两眼，那种神情在一个冷静的女人看来是永远要发笑的，“情人！情人！应当说神魂颠倒的情人……”

“听我说，克勒凡先生，”男爵夫人一本正经，使他笑也笑不起来，“我知道你今年五十，比于洛先生小十岁。可是像我这样年纪的女人再要胡闹，必须有些特殊的理由，要么为了美貌，要么为了年轻，为了名望，为了功绩，为了某些荣耀。只有这些才能叫我们的头脑发昏，使我们忘掉一切，甚至忘掉我们的年龄。你虽然有五万法郎的收入，可是你的年龄把你的财富抵消了。女人要求的种种条件，你一样也没有……”

“有爱情还不成吗？”上尉站起身来，向前走了一步，“而且那爱情……”

“不，先生，那是你死心眼儿！”男爵夫人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老是无聊。

“对啊，是死心眼儿！是爱情的死心眼儿呀，并且还不止这一点，还有权利……”

“权利？”于洛夫人嚷道，她又是鄙夷，又是轻蔑，又是愤慨，“得了吧，我们这样说下去是没完没了的。我请你来我家，并不是老生常谈，要谈我们两家虽然结了亲家，但你仍不能上门的事。”

“我倒以为……”

“又来了，是不是！……”她接着说道，“我能这样轻松地、满不在乎地谈及情人、爱情，谈及那些使女人最难为情的题目。你难道还看不出我完全把得住自己吗？我甚至毫无顾忌，不怕把你我两人关在这间屋子里。一个弱女子会这样做吗？你明明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

“不知道，夫人。”克勒凡扮起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抿紧嘴唇，重新摆好姿势。

“好吧，我尽量少讲，省得彼此多受罪。”男爵夫人望着克勒凡说。

克勒凡带着讥讽意味行了个礼。这一下，内行人就可看出他以前当过跑街。

“我的儿子娶了你的女儿……”

“怎么，还要推倒重来吗？”克勒凡说。

“我担心这门亲事不会有结果。”男爵夫人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可是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的儿子不但是巴黎的一流律师，并且已经当了一年国会议员，他在国会里初期表现相当不错，不久就有希望当大臣。阿克托兰做过两次重要法案的报告人，要是他愿意，他可能早已当上了高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所以，倘使你的意思是说你揽上了一个没有财产的女婿……”

“哼，一个要我供养的女婿，”克勒凡回答，“夫人，我觉得这个比没有财产更糟。我给女儿的五十万法郎的陪嫁，他便花掉了二十万，天知道花到哪儿去了……令郎拿去还债，把屋子装修得金碧辉煌，宫殿似的。花五十万法郎买一栋屋子，房租收入还不到一万五千法郎，因为他把那部分最好的房子自己住了。现在还欠二十六万法郎的房款……房租收入只够支付欠款的利息。今年我给了女儿两万法郎，她才敷衍过去。我女婿当律师的收入一年有三万法郎，听说他为了国会的事，对当律师倒是无所谓了……”

“克勒凡先生，这些都是题外话，只能岔开我们的本题。言归正传，要是我儿子当了大臣，给你的荣誉勋章晋一级，再给你弄一个巴黎市政府参议当当，像你这样花粉商出身的人也该心满意足了。”

“啊！夫人，提到这个来了。不错，我是做小买卖的，开店子的，卖过杏仁饼、葡萄牙香水和头痛油。我应当感到十分体面，把独生女儿嫁给了于洛·德·艾尔维男爵先生的公子，小女将来是男爵夫人了。这是摄政王派、路易十五派、宫廷派！这是件很好的事……我喜欢我的赛丽斯蒂，就像人家喜欢一个独生女儿一样。就因为我疼爱她，所以连兄弟姊妹都不想给她添一个。我虽然在巴黎蜗居感到诸多不便（而且在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夫人），我仍照样忍受。可是请你明白，尽管我溺爱女儿，但我绝不会为了你儿子而动用我的财产。对我这样一个做过买卖的人来说，他的花费有些不清不楚。”

“先生，在商务部，眼前就有一位包比诺先生，以前在伦巴第街

上开药材铺的。”

“是我的老朋友啊，夫人！”退休的花粉商说，“因为我，赛丽斯蒂·克勒凡，原本是赛查·皮诺多老头手下的大伙计，他的铺子是我买下的。皮诺多便是包比诺的丈人。包比诺当时在店里只不过是小伙计，而这些还是他跟我提的。说句公道话，对十分庄重的人，对一年有六万法郎收入的人，他并无骄傲之色。”

“那么，先生，你称为摄政王派的观念早已过时了，现在看人只看他本身的价值，你把女儿嫁给我儿子，还不是为了这一点？”

“那桩婚事是怎么成功的，你还蒙在鼓里呢！”克勒凡大声叫道，“单身汉的生活真是该死！要不是我生活浪荡，我女儿赛丽斯蒂今天早已做了包比诺子爵夫人了！”

“可是你又谈这些了，咱们别再纠缠这些既成的事实了，”男爵夫人斩钉截铁地说，“还是谈谈你的古怪行为使我产生的怨言。小女奥当斯的婚事本来可以成功，那完全操纵在你手里。我以为你会宽宏大量；以为你会对一个心目中只有丈夫没有别人的女人会主持公道；以为你会认识到，我不招待你这样一位会体谅我的男人，那是必要的；以为你能顾及到亲家的体面，促成奥当斯和勒巴参议官的婚事……先生，却没料到竟坏了我们的事。”

“夫人，”老花粉商回答道，“我不过是老实人说老实话。人家来问我，给奥当斯二十万法郎能不能兑现。我说：‘我不敢保证，于洛家把这笔陪嫁派给我女婿负担，可是他自己还债务在身。而且我认为，要是于洛·德·艾尔维先生明天故世，他的寡妇就要饿肚子。’就说这些，漂亮的夫人。”

于洛夫人紧紧盯着克勒凡，问道：

“先生，要是我为了你而有失妇道，你还会不会说这番话呢？”

“那我就无权说了，亲爱的阿特丽娜，”这个古怪的情人打断了男爵夫人的话，大声叫道，“你可以在我的钱包里找到那份陪嫁了。”

为表示说到做到，胖子克勒凡当场跪下，吻着于洛夫人的手，她气得说不上话，他还以为她在迟疑不决。

“用这个代价来换我女儿的幸福？哼！先生，你起来，要不我

就打铃了。”

老花粉商很费劲地站起来。这种尴尬局面使他大为恼火，重新摆好姿势。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装出某种架势，以为能显出自己的优势。克勒凡的架势，是把手臂摆成拿破仑式，侧着四分之三的脑袋，看上一眼，就像画家在肖像上所描绘的，望着天边。

他装做不胜愤慨的样子说：

“唉，一味的信任，信任，却信用一个浪荡好色的……”

“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于洛夫人打断了克勒凡的话，不让他说出她不愿意听的话。

“呃，夫人，你写信叫我来，你想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而你拿出王后一般的神气，用瞧不起人、蔑视人的态度逼我。你不是把我当奴才看吗？我反反复复地向你表白，请你相信我！我有权利来追……来追求你……因为……啊，不，我太爱你了，再也不能沉默不语了……”

“说吧，先生，再过几天我就四十八岁了，我也不是什么傻乎乎假正经的人，什么话我都能听。”

“你是个正经女人，喂，你能不能答应我，永远不提我的名字，不泄露是我告诉你的秘密？唉，算我倒霉，因为你是个正经女人。”

“倘使这是揭穿秘密的条件，那么等会儿你要告诉我的荒唐事儿，我发誓对谁，甚至对我丈夫，都不说从什么人那儿听来的。”

“这个我完全相信，因为这件事情就只跟你夫妇俩有关。”

于洛夫人脸色发了白。

“啊，要是你还爱于洛，你会难受的，我还是不说的好。”

“说吧，先生，因为照你的说法，你应当解释清楚你为什么要我讲的那些我认为是荒唐的话，为什么死皮赖脸要折磨一个像我这把年纪的女人，而我只想嫁了女儿，然后就安安心心地去死。”

“你瞧你又伤心了。”

“我吗？先生。”

“是啊，我高贵美丽的夫人！”克勒凡叫道，“你就是太痛苦了……”

“先生，住嘴！出去！要不然说话放规矩些！”

“哎，夫人，你可知道，于洛大人跟我是怎么认识的吗？……夫人，是在咱们的情妇家里呀。”

“哦，先生……”

“是啊，是在咱们的情妇家里呀，夫人。”克勒凡用舞台上对白的声调重复了一遍，同时缩回原先摆出的架势，举起右手比划了一个手势。

“那么以后呢，先生？”男爵夫人语气的镇静，把克勒凡愣住了。

心怀鬼胎的好色之徒，对有伟大心灵的人，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我那时已鳏居了五年，”克勒凡像讲故事似的说，“我挺喜欢女儿，为了她，我不愿意续娶，也不愿意在家里发生什么关系，虽然我当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售货员。正如传说的那样，我在一处小公馆里，养着一个十五岁的女工，长得美若天仙，老实说，我爱她爱得都神魂颠倒了。所以，夫人，我把家乡的亲生姨妈接来，跟迷人的小媳妇一块住，监督她，使她在这个……这个不伦不类的处境中安分守己。小宝贝很有音乐天赋，我替她请了教师，让她受教育（总得叫她有事儿干）。再说，我想同时做她的父亲、恩人，说明白了是情夫，做了件好事，得了个情妇，一举两得。我快活了五年。小宝贝的嗓子可以让一家戏院发财，除了说她是女人之中的杜布雷，我简直无法形容。单为培养她的歌唱才华，我每年花去两千法郎。她使我对音乐着了迷，为了她和我女儿，我在意大利剧院长期订有一个包厢，今天带赛丽斯蒂去，明天带约瑟花去。”

“怎么，就是那个有名的歌唱家吗？”

“是啊，夫人，”克勒凡很得意地回答，“这个有名的约瑟花哪一样不是靠了我……”话说回来，一八三四年，小宝贝二十岁，我以为她会对我永远忠贞不二，我把她也宠得厉害，想给她一点儿消遣，介绍她认识一个漂亮的小戏子，名叫珍妮·卡迪拉。珍妮的命运有好多地方跟约瑟花相像。她的一切也都是靠一个后台培养出来的，这个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于洛男爵。”

“我知道，先生。”男爵夫人的声音依然镇静。

“哦！”克勒凡越来越诧异了，他嚷道，“好吧！可是你知道不知

道，你那个老妖精丈夫恩宠珍妮的时候，她只有十三岁？”

“那么，先生，以后呢？”

“珍妮·卡迪拉认识约瑟花的时候，两人都是二十岁，于洛男爵从一八二六年起，就像路易十五对待德·罗曼小姐，那时你比现在还小十二岁。”

“先生，我放任于洛先生是有我的理由的。”

“夫人，你这种谎话或许能把你所有的罪孽一笔勾销，让你进入天堂。”克勒凡狡诈的神气，使男爵夫人红了脸，“我崇敬高贵的夫人，你这句话可以对别人说，却不能对我克勒凡老头说。你要明白，我跟你那坏蛋丈夫，两人狼狈为奸，花天酒地，混得太久了，决不会不知道你的好处！两杯酒下肚，他有时会如数家珍说出你的优点，把自己臭骂一顿。呃，我非常了解你，你是一个天使。在一个二十岁的少女和你这两者之间进行挑选，一个好色之徒也许还会踌躇不下，我可决不犹豫。”

“先生！……”

“好了，我不说了，可以告诉你，圣洁高尚的夫人，做丈夫的一旦喝醉了，会把妻子的事一古脑儿说给情妇们听，使她们笑破肚皮。”

于洛夫人美丽的睫毛中间，滚出羞辱愤怒的泪珠。克勒凡顿时把话咽了下去，连摆姿势都忘了。

“言归正传。”他接着说，“因为娘儿们的关系，男爵和我，我们两人交往密切。跟所有的色鬼一样，男爵和气得狠，而且孩子气十足。哦，那时他让我开心得很，这小子！他的鬼主意也真多。好啦，往事不必提了。总之，我们两个像亲兄弟一样……这坏蛋，一副摄政时期的派头，拼命拉我下水，极力向我鼓吹对女人的那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鬼话，并想方设法告诉我什么是王爷气派，什么是宫廷气派。可我呢，我确实爱我那小姑娘，恨不得把她娶过来，要是不怕生孩子的话。以当时的交情，我们两个怎么不想结个儿女亲家呢？你儿子同我女儿赛丽斯蒂结婚三个月之后，于洛（简直不知道叫他什么好），这混蛋！他把你我两个都欺骗了，夫人！哦，老混蛋把我的小约瑟花偷上了。那时珍妮·卡迪拉在舞台上越

来越红。老家伙知道她的心已经给一个年轻的参议员和一个艺术家夺去了，他便来抢我可怜的小情人，一个如花似玉的小美人。你一定在意大利剧院看见过，那是靠他的面子进去的。你家男人并不像我那样有分寸，我却井井有条，如同五线谱一样（他在珍妮身上已花了不少钱，差不多每年花到近三万法郎）。可是告诉你，他又为了约瑟花把钱用得精光。约瑟花，夫人，她是个犹太人，姓米拉（Marah），是希兰（Haram）一字交换首尾两个字母而成，人家为了辨认起见特意做的犹太标记，因为她是小时候被人遗弃在德国的（据我调查，她是一个有钱的犹太银行家的私生女儿）。在我的管教之下，她一向规规矩矩，不太花钱。可是一进剧院，加上珍妮·卡迪拉、休兹夫人、玛拉迦、卡拉比纳一伙人教会了她如何应付老头儿，把希伯来人喜欢金银珠宝的本性过早地给点醒了。歌女成名了，也变得贪得无厌了，只想赚钱，而且想赚大钱。人家为她挥霍的，她决不拿来挥霍。她把于洛老爷当做试验品，软硬兼施，把他刮得精光。且不说那些专捧约瑟花的无名小辈，单说这个倒霉的于洛，先得跟凯勒家的一个兄弟和埃斯格里翁侯爵斗，两人都给约瑟花迷得快要发疯了，而后还要跟那个大财主公爵斗，此人自命为提倡艺术的人。结果约瑟花还是被公爵从他手中夺走了。你们叫他什么来着？……矮冬瓜是不是？哦，就是那个埃鲁维尔公爵。这位阔佬存心要独占约瑟花，风月场中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而男爵还蒙在鼓里。在私情方面，好像别的方面一样，他也一无所知：情人，跟丈夫一样，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现在我所谓的权利，你懂了吗？美丽的夫人，你丈夫夺去了我的幸福，夺去了我鳏居以后惟一的乐趣。是的，要不是我倒霉，遇到这个老色鬼，到现在约瑟花还是我的。因为，告诉你，我永远不会送她进剧院，她不会出名，会安安分分守着我。哦，你是否在八年前见到过她：瘦瘦的，健壮有力，金黄的皮肤真像安达西亚美女，乌油油的头发像缎子，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中闪闪发亮，举止大方，好比一个公爵夫人，朴素庄重，彬彬有礼，像野鹿一样讨人喜爱。由于于洛大爷一人之过，这种风韵，这种纯洁，都成了陷人坑、销金窟。这小姐儿像俗语所说的，变成了淫恶之首。现在她‘油腔滑调’，而从前她什么都不懂，

连‘油腔滑调’这个词都不知道！”

说到这儿，老花粉商滴了几滴眼泪，随后擦了擦眼睛。这种伤心痛苦的真情感动了于洛夫人，把她恍恍惚惚的心思收了回来。

“你想想，夫人，一个人到了五十二岁，还能找到一个这样的宝贝吗？在这个年龄，要拥有爱情，一年得花上三万法郎。这个数目是从你丈夫那里知道的。而且我也太喜欢赛丽斯蒂了，不能让她财产遭受损失。在你第一次招待我们的晚会上—一见到你，我就弄不明白，于洛这小子为什么还要养一个珍妮·卡迪拉……你有皇后一样的气质，夫人，你还不到三十岁，看上去年轻得很，漂亮得很。老实说，那天晚上我真动了心，私下盘算着：‘要是我没有约瑟花，既然于洛老头把他的女人丢在一边，那么她对于我倒像手套一样合适。’啊，对不起，又是一句生意人的口头禅。我不时露出花粉商的马脚，使得我不敢有当议员的念头了。对两个像我们这样的老伙计，朋友的情妇应当是不可侵犯的。因此，一旦男爵那么卑鄙地欺骗了我，我就发誓要把他的妻子弄到手。这才公道。男爵无话可说，算是我们两人扯平。不料我刚开口说出心里话，你就把我当癞皮狗一样赶了出去；你这样做，反而加强了我的爱情，加强了我的痴心，如果你喜欢这么说，而且你迟早是我的。”

“怎么会呢？”

“我不知道，可是一定会这样。告诉你，夫人，一个笨头笨脑的，而且已退了休的花粉商，心目中虽然只有一个念头，但比一个有成千上万的念头、聪明伶俐的人要强得多。我对你如痴如醉，你是我复仇的工具！这使我的痴情增加了一倍。我是开诚布公、铁了心说这番话的。正如你对我说的话：‘我决不会属于你的。’我跟你说的话也是很冷静的。总之，像俗话所说的，我把牌摊明在桌上打。到一定的时候，你一定是属于我的。你即使到了五十岁，还是要做我的情妇的。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我料到你丈夫会……”

于洛夫人对这个老谋深算的市侩，害怕得直瞪眼，克勒凡以为她发疯了，不敢再往下说。

“这是你自己招来的，你藐视我、挑衅我，叫我不得不说。”他觉得刚才几句狠毒的话，需要表白一下。